

全上古三代秦漢  
三國六朝文

北齊后周  
隋文先唐

第十函  
第十冊

全北齊文卷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杜弼

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小字輔國延昌中呂軍功起家除廣武將軍恆州征虜府墨曹參軍孝昌初除太學博士授光州曲城令天平中除侍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遷中軍將軍北豫州驃騎府司馬未之官監儀同竇泰軍泰敗左遷下灌鎮司馬元象初神武徵爲丞相府法曹參軍署記室轉大行臺郎中加鎮南將軍賜爵定陽縣男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帶并州驃騎府長史武定中遷衛尉卿文宣引爲兼長史加衛將軍轉中書令進爵定陽縣侯及受禪遷驃騎將軍衛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坐事徙臨海鎮行海州事轉徐州刺史未之任除膠州刺史呂忤旨被斬天統中追贈尚書右僕射揚州刺史武平初又贈

驃騎大將軍諡曰文肅

上老子道德經注表

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于高雲臨波命鉤引沈鱗于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旣爾理亦固然竊唯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實眾流之江海乃羣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旣久斐亶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于舊說情發于中而形諸外輕曰管窺遂成穿鑿無取于遊刃有慚于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曰解連環之結本欲止于門內貽厥童蒙兼曰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卑邇言在際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冒昧封呈并序如別

共齊書杜

傳

與顯祖密啟

大五百一十  
小八

關西是國家勅敵若今受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

何曰待之

北齊書高  
德政傳

遺張普惠書

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譽譽如也諤諤如

也一昨承在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

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

于一時固已傳美于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

魏書張普惠傳作  
中山莊弼字之誤

也北史四十  
六作杜弼

檄梁文

夫乾坤交泰明聖興作有冥運行之力俱盡變化之途抱識含靈

融然竝至呈形賦命混而同往所曰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

用而不知萬國受賜而無迹豈徒鑿其耳目易其心慮悟曰風雲

一其文軌使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均洽運諸仁壽之域納

于福祿之林自晉政多僻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鬪之場生民爲鳥  
獸之餌則我皇魏握玄帝之圖納水靈之祉駕雲車而自北策龍  
御曰圖南政符上帝援溺下土怪物殛死淫水不作運神器于顧  
盼定寶命于踟躕恢之曰武功振之曰文德宇內反可封之俗員  
首識堯舜之心沙海荒忽之外瀚漠羈縻之中方志所不傳荒經  
所不綴莫不繩谷鈞山依風託水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之行  
唯夫三吳百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自僞晉之後劉勰  
作隱僭擅一隅號令自己惟我祖宗馭宇愛民重戰未極謀臣之  
畫不窮節將之兵聊遣行人降曰尺一圓臺已築黃屋輒去賜其  
几杖置之度外蕭衍輕險有素士操蔑聞睥睨君親自少而長好  
亂樂禍惡直醜正巧用其短曰少爲多眩惑愚淺大言曰驚俗驅  
扇邪僻口兵曰作威曲體脅肩搖脣鼓舌俟當朝之顧指邀在位  
之餘論遂汗辱冠帶偷竊藩維及寶卷昏狂下不堪命曾無北面

有犯之節遽滅人倫在三之禮憑妖假怪鬼語人言稱兵指闕傾  
朝鳩主陵虐孤寡孽愚士民天不悔禍姦醜得志內恣雕靡外逞  
殘賊驅羸國之兵逼糊口之眾南出五嶺北防九江屯戍不解役  
無盜歲死亡矢刃之下夭折露霧之中哭泣者無已傷痍者不絕  
託身上忽下如草遂使頑嚚子弟肆行姦虐狡猾羣小縱極貪  
恠剝割蒼生肌肉略盡剝剔黔首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餓狼  
詎侔其禍慄慄周餘救死無地至于矯情飾詐事非一緒毒螫滿  
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至乃大興寺塔廣繕臺堂昭陽  
倒景垂珠銜璧崢嶸刻削千門萬戶鞭撻疲民盡其筋骨延壤運  
石悲歌掩途死而可祈甘同仙化智淺謀疏曾不自揆遏桐柏之  
流翻爲己害子亡齊之盾忽爲戎首書契迄茲罕聞其事至于廢  
捐冢嫡崇樹愚子朋黨路開彼我側目疾視扼腕十室而九翹走  
有待良亦多人二紀于茲王家多故始則車馳之警終有驚墜之



哀神祇痛憤寓縣崩震于是故相國齊獻武高王感天壤之慘黷  
激雲雷已慨然仗高義而率民奮大節已成務爰有匡國定霸之  
圖非直討賊雪恥之舉于是睿略紛紜靈武貫世盪滌逋孽尊主  
康邦皇上秉旆受圖天臨日鏡道隨玄運德與神行既而元首懷  
舞戚之風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紮南冠喻已好睦舟車遵遡川  
陸光華亭微相望欣然自泰反肉還童不待羊陸雖嘉謀長算爰  
自我始罷戰息民兩獲其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時豈或爲人君父  
二三其德書而不法可不惜哉侯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賤身名淪  
蔽無或可紀直已趨馳便習見愛爾朱小人叨竊遂忝名位及中  
興之際義旗四指元惡不赦實在羣胡景荷人成拔藉其股肱主  
人有丹頸之期所天陷族滅之釁雖不能蔽捍左右已命酬恩猶  
當慘顏後至義形于色而趨利改圖速如覆手投手麾下甘爲僕  
隸獻武王側棄其瑕穢錄其小誠得廁五命之末預在一隊之後

參跡驅馳庶其來效長鞭利鑊術已制之既關隴逋誅每事經略  
已河南虛空之地非兵戰之衝薄存倚角聊示旗鼓豈資實效寄  
已遊聲軍機催勒蓋惟景任總兵統旅別有司存而愚徧有積憊  
愆遂甚犯違軍紀仍自猜貳禍心潛構翻爲亂階負恩棄德罔恤  
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如脫屣棄少弟如遺土羣子陸  
陸妻姪成行慕姜兒之爽言蔑伯春之宛轉跳梁猖獗夫欲誰欺  
比之梟獍異類同醜欲擬蛇鼠顧非其倫及遠託關右委命寇逆  
寶炬定君臣之分黑獺結兄弟之親授已名器之尊救其重圍之  
死憑人擊援假人鼻息俄而忘恩背惠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  
無託已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禦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詭言  
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救命豈將擇音僞朝大夫幸災忘義主耄于  
上臣蔽于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  
其能國乎夫安危有大勢成敗有恆兆不假離朱之目不藉子野



之聽聊陳刺心之說且吐伐謀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  
樂業百靈效祉雖上相云亡而伊陟繼事秉文經武虎視龍驤驅  
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銳擊刺猶雷電合戰如風雨控弦躍馬  
固敵是求蠕蠕昔遭離亂輻分瓦裂匹馬孤征告困于我國家深  
敦鄰附愍其入懷盡憂人之禮極繼絕之義保衛出于故地資給  
唯其多少存其已亡之業成其莫大之基深仁厚德鏤其骨髓引  
頌思報義如手足吐谷渾深執忠孝膠漆不渝萬里仰德奏款屬  
路竝申巳婚好行禮如歸蠕蠕境斜界黃河望通幽夏飛雪千里  
會冰洞積北風轉勁實筋骨之時沍寒方猛正氊裘之利吐谷渾  
疾彼凶逆彊兵歲舉傾河及鄯塵通隴峽驅龍池之種藉常勝之  
氣二方候隙企其移種加巳孤獨如石頽擁眾秦中治兵劫脅黑獺  
北備西擬內營心腹救首救尾疲于奔命豈暇稱兵東指出師函  
谷且秋風揚塵國有恆防關河形勝之際山川襟帶之所猛將精

兵基峙岳立又寶炬河陰之北黑獺邨山之走眾無一旅僅曰身  
歸就其不顧根本輕懷進趣斯則一勞永逸天贊我也言之旦旦  
日月經天舉世所知義非徒語持此量之理有可見則侯景遊辭  
莫非虛誕夫景繩樞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風塵之會逢馳  
驚之日遂位此三吏邑啟千社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乃周章去  
就離跂不已夫豈徒爾事可摧傷度其眾叛親離守死不暇乃聞  
將棄懸弧遠赴彭城老賊姦謀復將作矣固揚聲赴助計在圖襲  
吞淵明之眾招厭虐之民舉長淮曰爲斷仍鳴張歲月南面假名  
死而後已此蓋蚌鷸之禍我乘其弊且僞主昏悖不惟善鄰賊忍  
之心老而彌篤納通叛之詭譎蔑信義曰猖狂天喪其神人重其  
怨將踐瓜圃之蹤且追兒侯之轍今徵發犬羊侵軼徐部築壘擁  
川覬覦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兵凶戰危出不得已謬奉朝規  
肅茲九伐扛鼎拔樹之眾超乘投石之旅練甲爭途波聚霧合虎

班龍文之逸蘭池蒲梢之馭噓天陸野躡影追風振旅南轅長驅  
討蹙非直三吳鼠面一麾魚駭乘此而往青蓋將歸且衍虐網蚩  
蚩兵權在外恃險躁之風俗兼輕薄之子孫蕭倫凶狡之魁豈無  
商臣之佞蕭譽失志之憤當召專諸之客外崩中潰今也其時幕  
府師行已禮兵動已義弔民伐罪理有存焉其有知機審變翻然  
鵠起立功立事去危就安賞典未忘事必加等若軍威所至敢有  
拒違尺兇已上咸從梟戮今三禮四義之將豹虎熊羆之士深銜  
通僞信納叛亡違卜懷諫實興伐役莫不含怒作色如赴私讎茹  
肝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日事若有神莽積麻亂匪旦伊夕已彼  
曲師危卒望我軍鋒何異蝓蟻披甲蛆蛆舉尾正恐旗鼓一接芝  
藿俱摧先事喻懷備知翰墨王侯無種禍福由人斯蓋丈夫肉食  
之秋壯士封侯之會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檄  
之所到咸共申省知我國行師之意

文苑英華六百四十五  
案此檄出魏書蕭衍傳

觀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曰類聚物曰羣分建之曰邦國樹之

曰君長日月于是莫二宇宙裁文類聚所曰總一雖五運相推百作帝王

王革命此道之行孰之能改裁文類聚作此而皇家承統道所行孰云能易垂統通鑑作

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曰來遠修禮讓曰止訟舞

干戚于兩階執玉帛于萬國立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

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而

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繫南冠喻曰好睦舟車

遵泝川陸同光亭微息奔走之勞屯戍無逼卒之變雖嘉謨長算

爰自我始而罷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事業裁文類聚

乃枉道于人閒遂乾沒于世上鳴吠于爾朱之門鎮守于普泰之

日曾無為主之識詎有挈瓶之智既而投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

雍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預在行

伍參跡驅馳及秦隴逋誅每事經略曰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

兵戰之衝薄存倚角聊示旗鼓豈資實效寄曰遊聲軍機催勒蓋  
維景任總兵統旅則有司存而愚褊有積驕憤遂甚屢犯軍紀自  
生疑貳通鑑作猜貳禍心潛構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  
昵厚而必顛委慈母侶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  
變彼諸姬破亡爲伍滅伯春之婉轉慕姜兒之爽言不與狼虎同  
仁而共豺狸等惡及遠託關隴依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  
結兄弟之親解其倒懸仰人鼻息一日通鑑作豈日無恩終成難養俄  
而易慮躬擐通鑑作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曰金陵遁逃之藪  
江南流禦藝文類聚作流離通鑑作流寓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讒言通鑑作詭言  
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投命豈將擇音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  
于上臣蔽于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  
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  
業百靈效祉故丞相材標國楨道潤時雨義冠伊霍勳蓋桓文大



君立德世功世祿作民舟楫爲國棟梁內外齊心上下同德蛟騰

虎嘯風生雲起磨日則車懸轉舍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于曾

中運天下于掌內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

雙鳧之飛海曲藝文類聚作海濱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通鑑作

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通鑑作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

因得而更失是已吳侵齊境遂致通鑑作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

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信通鑑作捨舟邀

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是已援枹秉麾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銜

僞主信納亡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讎意存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

利實若有神通鑑有彼字連營聚眾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蝥蛄之

甲當窮轍已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其鋒刃暫援埃塵且接便已

亡戟棄戈土崩瓦解貞陽已從子之親爲藝文類聚從作猷爲作當戎首之任

非獨力屈道窮亦將無路還蜀兼亦藝文類聚作兼復挾子垂翅俱在籠



樊將士曰昧禍之心爲助亂之事皆掬指舟中披甲通鑑作鼓下

同宗異姓縲繼相望曲直既殊疆弱不等父出子孤自取其敗違

卜復諫何曰辭責雖復貧利苟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

黃雀而忘深井通鑑作食鉤吻曰療飢飲鴆毒曰救渴智者所不

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景載文類聚通鑑作侯景曰

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通鑑作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

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示通鑑作之

曰利器誨之曰慢藏使其勢得容姦合其時堪乘便既通鑑作今

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奸謀將復作矣然則摧堅疆者難爲功

拉通鑑作枯朽者易爲力計其載文類聚無其字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

猶是久涉行陳會習軍旅豈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眾距此則

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恐尾大于身踵靡于股偪疆不掉狼

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

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後禍延林木城門失

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露霧

之中彼梁主通鑑有者字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其短曰少爲多反

覆山淵顛倒冠履射爵論功盪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

民流禮崩樂壞改換朝章變易官品雖勢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曰

用捨乖方立廢失所矯情動眾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

競盈貫謬治清淨內恣鴟靡外逞殘賊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災異

降于上怨讟興于下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恃藝文類聚作將通鑑作傳浮躁之

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

心疆弩衝城長戟通鑑作長戈指闕徒探雀殼無救府藏之虛空請能

蹠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鷓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使

高旗舒旆長轂啟行迅騎通鑑作駿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竝列百萬

爲羣風飄雲動星羅海運曰此赴敵何敵不摧曰此攻城何城不

陷猶爲岸上之虎當作水中之龍曰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將使

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藝文類聚通鑑有子字下句亦有建業之宮麋鹿遊

姑蘇之館但恐兵車藝文類聚通鑑作革車之所輔轆劍騎之所蹂踐杞梓

藝文類聚作椅梓于焉傾折竹箭曰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

曰動見機而作面縛銜壁肉袒牽羊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

櫬而出拂席相待必曰楚材將藝文類聚待作侯將作終爲晉用固乃喜得異

度實自利獲士衡卽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斯蓋壯士封侯

之日丈夫立節之秋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先事預懷有如皎日王

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淪沒一旦

暴骨草莽流血成川猶且不噬噬臍何及故宣往意馳此簡書檄

之到彼咸共申省文苑英華六百四十五同前又見通鑑一百六十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云云又藝文

類聚五十八人作魏收撰豈此檄魏收潤色之會編入魏集邪疑誤也

### 與郗邵議生滅論

大五百六十二  
小一百二十八